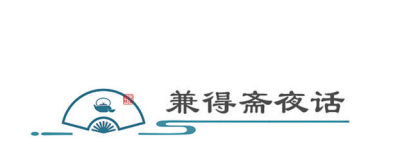


如果一个个瞬间被凝固起来,我们将会获得永恒,而凝固那些瞬间的,是让我们潸然泪下的怀想。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怀想会坍塌下来。



要是你在凌晨四点穿衣出门,你会走进一团漆黑,仿佛迷失在迷宫里。但是用不了多久,黑暗就会被熹微晨光冲淡。寂寞街道空无一人,光似乎有了自己的速度,奔跑起来。它经过之处,一切都裸露出来——这忍无可忍的光亮!我更愿意将“光”称为时间,而你的人生就是“寂寞的街道”,你一直在这个寂寞的街道上奔跑:你就是光亮,你就是时间。毋庸置疑,时间是由无数个瞬间组成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个瞬间拉长,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延长。如果一个个瞬间被凝固起来,我们将会获得永恒,而凝固那些瞬间的,是让我们潸然泪下的怀想。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怀想会坍塌下来。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抱着远远从母亲家下楼。掘城东郊的宾东小区,以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庄稼地,第一批进军掘城的房产开发商,将眼光盯牢此处。很快,有着血腥味的钢铁机械对庄稼的杀戮就开始了。在宾东小区,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我的很多欢愉和忧伤都遗落在那儿,它们变成了我生命中某种遥远的回响。也正是在那儿,我失去了我姑娘,这意味着我生命的词典里永远没有“姑娘”这个词了。但是在我现在叙述的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姑娘还健在,我暂时还未体味到什么是死亡。爱子出世带来的甜蜜和快乐弥漫了我的身心——它永远不会消散——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将会度过无数的好日子。我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而且近在咫尺,于是,远远就像个钟摆,在我家和父母家摆来摆去,携带着时钟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又究竟因甚而悲、因甚而欣,缘何悲欣交集呢?

为什么“悲欣交集”

□杨譔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三,弘一大师渐示微疾。八月廿八,自写遗嘱。九月初一,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九月初四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一代高僧,以此四字向世人做最后的告白,实出常人意料。

大师俗姓李,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1880年阴历九月出生于天津。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别署甚多。李叔同青少年时期即愤世嫉俗,养成反思思想。如此一刚猛、文艺之人竟于1918年正月受三皈依,七月正式剃度出家,时年39岁。人生转弯之急,莫过于此。弘一常言,学佛是为了发愿生西,了生脱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众生作不请之友。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又究竟因甚而悲、因甚而欣,缘何悲欣交集呢?

首先,他为人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八苦而悲。他劝人化八苦为八师。1930年,他写信给好友夏丏尊说:“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论也。”其次,他为民生艰难而悲。1940年,他在致胜进居士的信中说:“泉州等处,米价奇昂,每元仅米一斤,贫民苦矣。临颖不胜悲叹!”他也常为自己精力衰颓,许多事业恐不能如愿完成而悲,发出人的一生是“去去就来,指顾间事耳”这样的感慨。还有,令洞悉人性世情的他感到悲哀的是他明白自己的研究与所弘之法,少人理解,难以流通。

大师发愿弘扬佛法,脱人于迷途,救于人于苦海,除讲演这一形式外,还有编辑出版著述、书法、音乐、美术、篆刻等途径,诸般劳作,有时也给他带来欣慰。1938年,他写信告诉正邦居士:“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在安海演讲,听众近七百人。近返泉州军官来谈者甚多。)但自惭道徳学问皆无成就,勉力支持,致用汗颜耳。前广洽法师所印拙书《金刚经》,所存无几。此书接引新青年致为逗机。(军官等阅此皆生善心,功德尤大。)”

大师晚年,生逢乱世,常存流血殉教之念。回顾往昔,他貌似平静,实常生悲欣交集之感。他告诫自己及他人,保持晚节为人生之至要,“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1939年2月,他在永春写信给文显居士:“近二月来,讲经、见客、写字等,身心疲劳已极,拟在此静养数月,或即在此往生安乐国耳。”1941年,他致信李芳远居士,为居士力思往非、慧根深厚而高兴,深望居士能勇猛精进。他接着诉说道:“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绚烂,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

的滴答声。

现在再来说说那个晚上。楼道里没有灯光,我抱着不足两岁的远远小心翼翼地下楼。我是多么喜欢抱我的儿子啊。每当我抱着这个小生命,我总是激动得情难自禁:我有种命运与共的感觉,我知道了什么是“纽带”,我还有几分痛彻心扉的伤感。它让我迷茫,不知所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恐惧的分泌物,这么说吧,我无法承受将来的某一天与儿子离别的那一刻。对那种场景的想象,过早地来到了我的脑海里。正因为这个原因,每次我抱儿子都抱得很紧,仿佛只要松开,儿子就会离我而去。那个晚上,我像往常那样抱着儿子下楼。快出楼洞时,远远搂住我脖子,凑到我耳朵上,叫了声“爸爸”。虽然奶声奶气,却清晰无比。我一下愣住了,或者说一下迷失了。接着,远远又重复了一遍“爸爸”。当巨大的欣喜或巨大的悲伤降临到一个人头上时,这个人最初其实是麻木的,他会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并且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万籁俱寂,甚至连空气也被抽空了,要在片刻以后意识才会慢慢回来,而那种叫“情绪”的东西将会如潮水般涌来——我当时就处于那样的状态。我除了惊喜万分,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是的,不真实。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统治了我整个晚上。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此之前,我从未启发、诱导这个孩子叫我“爸爸”,这个孩子怎么就在瞬间脱口而出叫我“爸爸”了呢?他怎么就把“爸爸”这个无比沉重的词,就这么轻易地说出口的呢?他不知道这个词将会影响这个“爸爸”整整一生吗?

后来我想,这声“爸爸”他不是偶然叫出来的,他已经酝酿太久了。他不仅在出世的那天就开始酝酿了,而且在母

腹里就开始酝酿了,甚至在前世就开始酝酿了。这个酝酿花了太久的时间,而这个太久的时间是由无数个瞬间构成的。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个瞬间——

这个孩子从会站立到走路前,一直待在栏车里。这个六角形、用毛竹搭建的三尺高的栏车是一个叫刘清岚的熟人借给我的。她交到我手上时,洒脱地说,不用还我了。她还这样说,其实我也是借来的。当远远长大了,再也不用不到栏车,我又借给了报社的同事高单峰。后来,他又借给了别人。这时我才明白刘清岚为什么会那样说,她知道栏车这个小孩子最初的世界有着接力棒的属性,它会一直传下去,直到它朽坏、坍塌那天的到来。我经常无端地怀念那只六角栏车,它无疑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我也怀念那些宁谧的早晨,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远远站在栏车里的可爱样子,他戴着他母亲不知从哪儿买来或者谁送的鹅黄色毛线帽,锥形的缀着圆球的帽顶歪斜着,有着俏皮意味。帽子下面的小脸蛋是苹果的颜色,向外咧着的两腿上挂着一嘟噜肉。他穿着肥大的开裆裤,后面的裆口往上翘着,怎么看都像是公鸡屁股。

因为夜里要照料他(喂奶粉,时不时换尿布),我困得睁不开眼。他母亲赶着去上班,只好将他安顿到栏车里,并将栏车置于我床前。这孩子太懂事了,他怕打扰我睡觉,所以就撇着他的公鸡屁股,安安静静待在栏车里。我睡得断断续续的,总是突如其来地瞬间醒来。我一醒来就看到这孩子正趴在栏车上安详地打量我。这景象让我怦然心动,几欲爬起,却又像被魔住了,动弹不得。是的,这孩子在打量我。他在他幼小的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个躺在床上男人是谁?我不知道打动我的是这孩子清澈的眸子,还是两个生命——一个新生

的、蓬勃的生命与一个日趋厌世、正在衰老的生命——对峙的样子,抑或是这个谜语般的问题:这个男人是谁(我们可以把他换成“他是谁”)?这个孩子将会不断地问自己“他是谁”,即使他叫我“爸爸”以后——这个男人除了是我爸爸,他还会是谁?“他是谁”也包含了“我是谁”,所以这个孩子进而会问自己,“我是谁”?我担心这个问题将会纠缠他一生,要是真的如此,这个孩子将不会轻松了,因为他永远不会找到答案。是的,在很多这样的早晨,这个孩子静静站立在六角栏车里,静静地注视着我,或者说静静地辨识我。终于,这个孩子获得了答案,所以在那个傍晚,我抱他下楼时,他才脱口而出:“爸爸。”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远远第一次叫我“爸爸”的翌日,我在黄昏时刻去接他。我看见太阳在小区一棵柏树的枝丫间融化,宛如巨人手里一坨黄灿灿的金子。

幼小的远远也会经常打量我姑娘。在很多早晨,他很乖地让他母亲给他穿好衣服,又让我抱着坐在床沿上。这时他被客厅里的一阵窸窣响动惊扰了,那是我姑娘的粽子小脚发出来的,我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姑娘已经步履艰难。常常是往前走一步,又趑趄着往后退一步,像是死神在拽她。我姑娘扶着墙裙,从她房间过来了。她枯瘦、密布皱纹的脸,和刺眼的白发瞬间映在远远的明亮的眼眸里。这孩子看到他苍老的太太气喘吁吁地坐在我身旁,头一下靠在我肩上。他还不会叫“太太”,但他知道他一诞生,这个老太就出现在他世界里了。我一直无法忘怀我姑娘靠在我肩上的那个瞬间,至今想来令我心痛。这个瞬间发生的动作,表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是多么绝望无助,来日无多,油灯将灭,可是人世又是多么值得留恋。很多早晨都是这样:我抱着远远,我姑娘靠在我肩头。生与死围绕着我。我的心都碎了。



春风染绿 吴有涛摄

门上的春联很特别,也正是这副春联,让我记住了这个梦:屋内金刚经,岭上白云白。谁家春联会写成这种呀!我没有进屋,站在门前对这几个字默默品咂,知道在做梦,想努力记住它。

岭上白云

□江徐



梦见很多年没去的地方,很多年没想起的人。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是邻人,我家住河西,她家住河东。出门,左拐,过一座石板桥,就到了她家。不管在不在校,遇见了,都喊她一声张老师。

都是简朴的平房,木制的门窗,张老师家房前屋后看起来格外整洁。门前有桃树,池边有栀子。夏日清晨,从她家水池边走过,喷喷香。水池的角落,贴着泥土开出一摊小红花。西窗下,栽有一从仙人掌,某个阴沉沉的午后,我追一朵蒲公英,风吹叭叭,蒲公英最后落在仙人掌上。我蹲下去一捉,粘了一手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仙人掌开出的花,黄黄的,真好看。

冬夜,爷爷奶奶领着我去张老师家,烦请她读一读我父亲的来信。信纸展开,她戴上老花眼镜,看完,平静转述,无非是让老人注意身体,让我好好学习,多吃饭。有一个夏天的早晨,张老师来我家,和大人说事,我坐在门口小矮凳上洗衣服。离开时张老师对还在洗洗洗的我扔下一句:徐晓琴,这两件衣服被你搓得鱼香肉臭。从此,我就记住了“鱼香肉臭”这个词。

又有一年夏天,午后,几位同学在张老师家补课、写作业,我过去玩。跨进门,看到彩色电视机上在放电影,好看的

女人划起一根火柴,又吹灭,朝眉毛上抹了抹,对镜嫣然一笑。男人来了,他俩在阳台跳舞,她赤脚站在他脚背上,慢慢地转啊转。她又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拢上两个人的头。这一幕,让我害羞起来,却装并未在意而无动于衷的样子。很多年后才知道,那部电影是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用火笔画眉的是林青霞。

昨夜,梦见自己平白无故地去到张老师家。依然是那三间平房,木门木窗,房前屋后看起来依然简洁干净。木门半开着,屋里似乎有人。门上的春联很特别,也正是这副春联,让我记住了这个梦:屋内金刚经,岭上白云白。谁家春联会写成这种呀!我没有进屋,站在门前对这几个字默默品咂,知道在做梦,想努力记住它。随后向路边走去,迎面扑来一长排非常高大的水杉树,青葱碧绿,像一架大型绿屏风,从南向北延伸开去。我看着水杉,暗自惊叹,许是因为感动,又说不清为何感动。现实中,那副春联,那排水杉树,好像从未存在过。由春联和水杉生发出来的安宁之感,蔓延至梦醒后的早晨。有人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属扯淡,作为资深做梦和记梦爱好者,我觉得至少弗洛伊德的“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观点可以成立。这里,满足的意思,不是获得什么,而是意味着来自心灵深处难以言表的安抚,是醒来感到被治愈的安宁。正是这份奇妙的力量,让我耽于做梦、反刍梦、记录梦。

古人将无梦视为一种高境界。无

欲,则刚,无欲,则无梦。一夜黑甜,固然舒坦,梦里能够体验另一种生活,就不能算另一种好了?指头一直弯着是病,指头一直直着无法弯曲,就不是病了?自如,方为正常。自如即自在。“梦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又是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戏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的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相比周公解梦,还有弗洛伊德学气颇浓的梦的解析,我更喜欢昆德拉这种艺术气质的解读。既然人生整个的就是梦,就是梦中梦,又何必苦大仇深,何必老是一本正经,何不轻松一些,无所谓一些,甚至有时带一些无伤大雅的戏谑?

所谓解梦人,从来不是哪位权威人士,只可能是我们自己。但大多数人看待梦境,只揪住文字层面的只言片语,就像他们读其他文字的时候一样——停留于表面意象,再将各种意象组合起来进行想象、揣测,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往往与潜意识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南辕北辙。大多数人很难通过梦境触及心灵的阴暗角落,他们只擅于也乐于做连连看的游戏。

多年以后,为何在梦里那有那副对联?对联为何按在张老师家的门上?除了弗洛伊德,唯我自知。



愿每一位老人在暮年都不要放弃自己,愿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关爱身边的老人,我们仅仅只需移动心灵的0.5毫米,就能将爱意传播给别人,温暖彼此。

让爱填满0.5毫米的罅隙

□南西

在网上看到一则视频,一到隆冬,北京什刹海冰场就成了市民及游客纷纷打卡的地方。在老北京人的印象里,什刹海冰场是一个浪漫的场所。在游客眼里,去什刹海冰场体验冰上运动已成为北京冬之旅必去的一站。什刹海冰场分为两片区域,一片是综合区,为顾客提供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等项目;另一片是速滑区,换上冰鞋后就可以在冰面上展示溜冰技巧了。我很喜欢看别人溜冰,这是一项身心愉悦的活动,因为能让人找到像鸟一样飞翔驰骋的快乐。什刹海冰场的上空,澄澈的蓝天中不时有白鸽掠过;蓝天下面,冰场上滑动着无数个身影,这真是人间生动而美好的一幅画面。视频的制作人十分用心,背景音乐挑选的是《溜冰圆舞曲》,这是一支与冰场非常应景的曲子。

1882年,法国作曲家瓦尔德退费尔在巴黎布洛涅森林溜冰场观看了溜冰之后,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圆舞曲。瓦尔德退费尔,被称为法国圆舞曲之王,一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圆舞曲。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与圆舞曲,是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两项社交活动。在《溜冰圆舞曲》里,瓦尔德退费尔巧妙地将溜冰与圆舞曲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将运动、舞蹈与音乐合而为一的艺术创作。三拍子的圆舞曲,节奏欢乐明快,如同春风迎面拂过,唤醒了体内蛰伏已久的激情和活力,让人听着听着就情不自禁闻乐起舞,想象自己在冰场上舞姿翩跹,滑出一圈圈美妙的弧线。

不过,如此欢乐明快的《溜冰圆舞曲》竟能与卧病在床的老人发生联系,你会觉得奇怪吗?这一幕,出现在日本电影《0.5毫米》中。

《0.5毫米》聚焦的是日本老年人的世界。佐和是一位专职护理老人的女护工,她在照顾瘫痪老人片冈时,被片冈女儿请求陪她父亲就寝。为了满足即将离世老人的心愿,佐和勉为其难答应了。但晚上瘫痪的片冈竟然强抱佐和,慌乱中碰翻了取暖器,导致失火,片冈身亡,佐和因此丢失了工作,恍惚中又丢失了全部积蓄。她没有亲人,亦无落脚之地,只得流落街头,无处可去。

在一无所有的游荡期间,佐和先后遇到几位孤独的老人。一位被子女冷落的孤寡男人康夫,身上拖着氧气瓶,宁愿花钱出来住旅馆,也不愿回儿子家;一位以截自行车轮胎解闷的空巢男人阿茂,整天无所事事,搞一些恶作剧来填补无聊的时间。人生无所依托,打算将毕生存款100万交给保险经纪人用来养老,差点被骗;一位喜欢偷女生写真杂志的老教师真壁义男,家中有一个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曾经是海军的义男饱受战争带来的心理伤痛和妻子并不爱他的双重折磨,自己也面临抑郁疾病的困扰,因此心理发生了一些扭曲……身为老年人的专职护工,佐和的生活料理能力非常强,她看不下老人们自暴自弃放弃生活的尊严,于是霸道地闯入老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帮助老人们纠正恶习,一方面给失爱已久的老人们带去了温暖……

0.5毫米,是真壁义男给佐和留下的录音带里提到的。老人说:“现在的日本人不被爱,也找不到爱的对象,他们被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扭曲了自我,失去了方向,只看到困惑的自己,因此不再为他人努力。”0.5毫米,指的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影片以《0.5毫米》为名,旨在揭示日本当代人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社会现象,也给观众带来人性关怀与陪伴的思考空间。

影片一开始,镜头里出现了一只塑料医用药水瓶,随即背景音乐《溜冰圆舞曲》欢快地响起。耳朵里听到的是活泼的生机,眼睛里看到的却是药水瓶里滴落的水,和伸向白色病床上的长长的导管。听觉与视觉的强烈反差,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导管插在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们片冈的鼻中,女护工佐和正在给他清理口腔。此情此景,配一首《溜冰圆舞曲》合适吗?

看完三个多小时的电影,才明白和理解了导演的用意。溜冰和圆舞曲,两者都寓意着生活的乐趣,尘世的欢愉。它恰似一道光芒,让孤独的老人对生命留有了丝丝依恋,使和善良的本意不就是想让垂暮之年的老人还能感受到生之尊严吗?正如,导演安排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真壁义男之妻,在偶尔精神状况良好时,引吭高歌一首咏叹调。是生命的快乐和对比才加深了我们行将就木被边缘化老人的心酸之感。

《溜冰圆舞曲》由序奏、四个小圆舞曲及结尾组成,它原是一首管弦乐曲,后来被改编成钢琴曲、手风琴、吉他二重奏,甚至还有二胡版等等不同的形式,如今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演绎版本。犹记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国人空前关注起冰雪运动项目。虎年春晚,陈慧阳指挥的《冰雪闪亮中国年》让人眼前一亮。老人家身穿红色的滑雪服,在白雪皑皑的雪如意跳台滑雪馆,带领乐队员奏响了《溜冰圆舞曲》。乐队员员统一着白羽绒服,系着红围巾,像冰天雪地里的小企鹅”。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一白一红两个小可爱,在欢快的音乐伴奏下,上跃下滑,巡看着壮美的冬奥场馆,玩得亦乐亦乎,让我这个在南方长大的“孩子”,蠢蠢欲动,无限向往能在真正的冰场上飞翔驰骋。什刹海冰场的那个视频,我看了好几遍,其实是听了好几遍的《溜冰圆舞曲》,期待我能在兔年的冬天,亲自去北京什刹海冰场上溜上几圈,圆上一个多年的梦想。

关于《溜冰圆舞曲》的N多版本,我最喜欢的是荷兰小提琴家安德烈·里欧演绎的版本。小提琴家带领着他的约翰·斯特劳斯管弦乐队,将这首古典曲演绎得如痴如醉,令人心旷神怡,每个段落落来都似一幕冰上芭蕾,那股无忧无虑,使人联想到在澄澈天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白鸽。生命是可爱而珍贵的,愿每一位老人在暮年都不要放弃自己,愿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关爱身边的老人,我们仅仅只需移动心灵的0.5毫米,就能将爱意传播给别人,温暖彼此。